

革命故事

光輝的生命

胡 易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革 命 故 事

光 輝 的 生 命

胡 易 著



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朱学勉烈士是一位党的优秀干部，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以自己高贵的品质，赢得了战友与广大群众的崇敬和信任。他在人们的心坎里，铭刻了难以忘却的印象。

本书作者是烈士生前的亲密战友。他以怀念战友的诚挚感情，用朴素、生动的笔调，描绘了烈士光辉的战斗一生；通过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塑造了英雄的形象。

同时，通过朱学勉的活动的描写，也反映了当时浙江余姚、诸暨地区我党艰苦奋斗的情况。

本书最后还附有烈士的爱人——张月珍同志写的一篇文章：“回忆朱学勉”，和烈士生前写的一部分旧体诗词。

光 輝 的 生 命

胡 易 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1号

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7/16 插页1 字数 80,000

1959年1月第一版

1959年4月第三次印刷

印数：7,007—37,096

统一书号：T·10103·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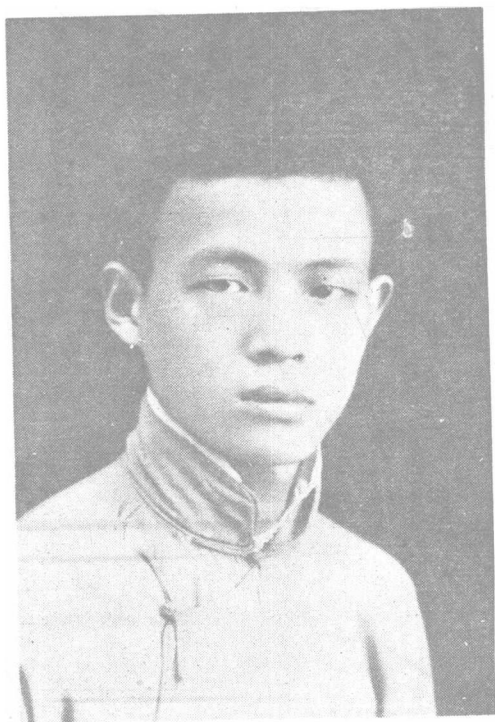
定 价：(5)三角五分

出版者的話

浙江人民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從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那一天開始，黨就領導浙江人民進行了長期的、艱苦的鬥爭。在那長期的、艱苦的鬥爭中，有着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這些故事，集中地表現了祖國的許許多多優秀兒女，在戰場上、在地下工作鬥爭中、在敵人的監獄里、法庭上、在劊子手的屠刀下，不屈不撓、不惜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概，和熱愛人民，無限忠誠於黨的事業的高貴品質。這些光輝燦爛的業迹；過去，現在，將來，對人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為此，我們決定編輯、出版這套“革命故事”叢書。一方面是想幫助讀者更深刻地了解中國革命的艱巨性；另一方面是激勵大家更好地學習英雄們的榜樣，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積極地參加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事業。

編輯、出版革命回憶錄，有着重大的意義，不僅可以深刻地教育今天的青年一代以及我們的後代，而且也是豐富我們黨史的寶庫的重要史料，和對先烈們最好的紀念。但是，收集、整理、編輯、出版這些光輝的革命故事，單靠出版社的力量是無論如何不行的。我們懇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特別是過去曾在浙江地區堅持鬥爭的同志的支持和協助，提供線索，多多寫稿，共同把這套有着重大意義的叢書搞好。



朱学勉烈士遗象

1932年摄于上海



1935年攝于上海。中坐的即朱學勉烈士，右面的是烈士的母親，左面的是烈士的侄兒（即應野萍先生的孩子）。

目 录

第一章	他是“新聞記者”	(1)
	安閑的“酒客”	(4)
	紅綫青綫綑成的“魔布”	(8)
	发宣言	(10)
	冒險的行为	(16)
	賁“福祿”	(20)
	“心防”中的插曲	(22)
第二章	“地下”重逢	(25)
	不尋常的溫暖	(31)
	“豆糕司务”	(34)
	高貴的友誼	(36)
第三章	部隊里的好指導員	(42)
	“小三八”的領導者	(45)
	金烏龜的故事	(48)
	切斷日寇的“觸角”	(50)
	智襲偽軍碉堡	(52)
	英勇突圍	(55)
	他就是“朱老板”	(57)
	剿除殺人魔王	(61)
	一門迫擊砲的来历	(63)
	偽中隊長悲劇	(66)
	“鴻門宴”	(67)
第四章	“金肖支队”誕生了	(70)
	墨城之戰	(73)
	沉痛的哀悼	(77)
	烈士的血開出了鮮艷的花	(79)
第五章		(81)
附錄一	回忆朱學勉	張月珍講 (91)
附錄二	朱學勉烈士遺著	(96)

第一章

他是“新聞記者”

1939年，我在浙东余姚战时政治工作隊第五区隊工作。区隊部設在姚西泗門鎮东南角上的謝姓宗祠里。祠堂的边門朝北开，門外橫着一條小河。居民住在河的北面，祠堂孤零零的座落在河南。我們出入必須經過西边二百步外的一條小石桥。

泗門鎮是謝姓的集居地，上代祖宗有不少人做过官。因此，这里附近一帶的居民貧富之分非常顯明，双方的斗争也就多了。

1938年我党就在这里建立了党的支部，抗日救亡工作也开展得較好，是我們第五区隊的工作据点之一。

这年秋天，这里一帶的棉農正在醞釀一个規模較大的減租斗争，棉農与地主双方正在積極組織力量。縣委派俞震同志（政工隊干事）暗地里來領導这次斗争，区隊的同志也为这件事忙碌着。

这是一个天高气爽的早上，許多同志已出去活动了，我正要出發到倪家路去，剛走出門，望見小石桥上走过來一个身材修長的青年人。他戴着蜜色的呢帽，身上穿着一套淡灰色的洋布制服，手里还拿着一把晴雨兩用傘，迈着瀟洒的脚步向我走來。他帽沿拉得很低，白淨的臉上閃爍着一对黑亮的眼睛，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歲光景。

“这是誰？”我想。走近时我們相互点点头，他对我打量了一下，笑嘻嘻地問道：

“同志，陈允源在嗎？”

“陈允源嗎，在里面。”我回头向边門指了指仍然过桥去了。

晚飯以后，我和陈允源一起在小河边散步，忽而想起早上的事。

“早上來的客人是誰呀？”

“那个客人嗎，他是个‘新聞記者’。”

那时我才参加共产党，陈允源是兼地方区委的，他这里常有人出入，我不便多問。何况那个神采奕奕的新聞記者，并無引人特別注目的地方，我就把这事擱下了。

抗日战争初期，浙江省、專署、县各級伪政府都有战时政治工作隊的組織。浙东余姚政工隊是一支赤色政工隊，名义上虽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团体，但实际上有共产党的坚强領導，寧紹特委委員王平同志長期地担任着政工隊的指導員。后期，在九十几名隊員中，共产党员則占了五十多名。

1940年的陰曆正月初一，我滿怀着热情和喜悅第一次去参加政工隊党的支委会。从泗門鎮跑到四明山的龍坑，有七十里路程。一路上到处洋溢着欢度春節的快乐气氛！

走到龍坑已經是上灯时分了。当我踏进朱之光同志家里的客堂間时，里面已点上一支不很小的紅燭，在跳動着的燭光下，我發現那个曾經見過一面的新聞記者坐在床沿，他和支部書記柴華法不知在談些什么？他沒有戴呢帽，西髮梳得極整齐，臉孔被燭光映得通紅。他們站起來招呼我，柴華法同志指着新聞記者向我介紹說：

“这是小楊同志。”

“怎么？他就是小楊！”我有些惊奇。

“哦，我們早就認識啦。”小楊笑笑說。

我們以地下黨員慣有的热情第一次緊緊地握了手！

小楊是余姚地下黨組織的核心人物，我只聞其名未見其人，哪里知道我們實在已經見過面了。他從寧波調來擔任余姚中心縣委〔注〕的縣委書記還只有半年，一般地下黨員很少認識他。余姚其他的縣委委員全擔任着公開的救亡工作，唯有小楊不出面作任何公開工作。他從不在公眾場合出現，他是一個帶點“神秘性”的人物。

晚飯以後，小楊對我說：

“縣委決定叫你參加支委會，擔任組織幹事。你有什么意見嗎？”

“沒有意見，我極願意，——不過，我怕做不來。”

“那怕什么，誰還不是這樣開頭的。”

一個剛剛入黨不久的人，對某些事物往往會有非常天真的好奇心。我第一次見到小楊同志的時候，就產生了這種天真的好奇心，我在會議過程中非常注意小楊的一舉一動。他在記錄別人的匯報時，寫得一手極挺秀流利的鋼筆字，看來他的文化水平很高。我還發現他有一種奇特的習慣，當他听匯報或考慮問題最聚精會神的時候，常常會在自己的筆記本里畫起圖畫來，有時畫個人頭，有時畫只野獸，看來，都畫得很好。

“奇怪，他還有繪畫的天才。”我心里想。過去我不明白他為什麼會有這種習慣，直到現在我才知道，原來他年輕的時候曾跟他的胞兄——畫家應野萍先生學過繪畫，他自己曾一度在禮品店里當過畫工。

會議開了個通宵，討論的問題有好幾個，從政工隊內部的人事調動、黨的發展到羣眾運動……。但討論的中心問題是集中在

〔注〕中心縣委是當時黨員多、基礎強的縣委，它負有領導鄰縣黨員少、基礎弱的縣工委（籌備委員會）的責任。當時，上虞縣工委即受余姚中心縣委的領導。

“青年救亡宣傳室”的問題上。

青年救亡宣傳室——后改為余姚战時社會服務團，是余姚抗战初期的全縣性的羣眾組織，是一個有二萬人參加的進步團體，政工隊是它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這一年，黨在余姚所發動、領導的五大鬥爭——茶鬥、鹽鬥、租鬥、米鬥和婦鬥，主要是通過這個組織發動羣眾進行的。

小楊在會議過程中，分析問題，指示工作都很具體，這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我覺得他是一個有才干的領導者。

以後，我和小楊不僅見面在一月一次的支委會上，有時常會在各地遇見他。他很活躍，兩隻腿走起路來活象“神行太保”，你明明見到他今天在四明山上，明天他却會出現在百里路外的海鹽鹽場。哪裏有了鬥爭，他就會在哪裏出現。余姚縣許多次政治的經濟的鬥爭，總是與小楊一脈相聯的。

安閑的“酒客”

這年開春，我調到周行第二區隊去了。

“三八”節前兩天，隊本部突然把我們區隊里的兩位女同志——葉素英和徐桂英叫到城里去了，還叫她們帶去一批我們這個地區的婦女工作隊的骨幹。因此，我們周行這年沒有“三八”節的活動。

葉素英她們回來時，帶來了余姚城里“三八”節的一次婦女鬥爭的新聞。

這時的余姚，進步力量與反動力量的鬥爭愈來愈尖銳了。反動的國民黨縣黨部想在余姚進步力量最弱的一環——婦女運動上開一砲。這是一個政治攻勢。

從1939年春天起，政工隊在農村開始組織婦女工作隊。起先由三區隊的施連卿和施惠敏在薛山鎮和鹽場相公殿成立了婦女工作隊。接着各個區隊活動的地區都先後有了婦女工作隊，進一步

准备成立縣的領導機構。

国民党縣党部領導着一个妇女协会，但人数極少，只有一些城區的知識妇女参加，又没有什么活动。可是他們自己既不去領導妇女界，却又妒忌別人去活动，企圖用卑鄙的手段霸持余姚妇女运动的領導权，限制政工隊在这方面的活动，其目的是想扼死余姚已經掀起來的妇女运动。

他們積極地動員了城區的几百名妇女参加妇女协会，同时百般地刁难政工隊所動員來的妇女参加。开头故意迟迟不發登記表，后来借口期限已过。他們想在沒有政工隊動員來的妇女参加下选出領導機構，進一步准备撤銷政工隊所組織的妇女工作隊。

可是，余姚政工隊，不是一个随便由人擺布的团体，它的一切工作、活动，完全是在共产党的領導下進行的。因此，这个斗争实际上成为共产党与国民党、進步与落后的斗争。尖銳的斗争便这样开始了。

縣党部突然決定在“三八”節召开全縣妇协会員大会，目的是使政工隊動員來的農村妇女來不及登記和出席會議。

政工隊聞訊，異常迅速地動員、集中了三四百名妇女，办理好登記手續向大会报到，結果被縣党部借口期限已过，全部拒絕吸收为會員。

“三八”節上午，坚持要求出席大会的政工隊全体女同志和三四百名妇女，均被拒阻于會場之外，还将喊口号的兩名妇女扣了起來。在群情激憤下，妇女們一齐拥進了會場，向主持大会的反动傢伙——劳月貞說理。可是仍旧無效。当时連国民党自己動員來的妇女，也紛紛責問劳月貞，甚至連他們自己的骨干也起來反对了。

會場里正鬧得乱哄哄的时候，政工隊員俞志英挨近正在說理的楊明，向她輕輕地傳達了一句話：

“举行游行示威！”

會議嘩散了，被拒絕參加會議的三四百名婦女忿怒地退出了會場；國民黨動員來的婦女，有的也自覺地退了出來，有的被莫名其妙地擠了出來。一霎時，在縣黨部的大門口組成了一支數百人的游行隊伍，她們高喊着口號走向鬧市。

余姚城里有片享有盛名的紹酒店——王順興，樓上設有雅座，城內喜愛喝酒的中上層人士都喜欢在这里小酌談心。

这天上午，意外地來了兩位公務員打扮的酒客（这里的習慣，上午很少有人來喝酒），一个是白淨臉盤的長条子，另一个是不長不矮戴着眼鏡的近視眼。他們燙了一壺酒，挑了一盆醉蝦和一盆芽羅漢豆，在一張僻靜的座頭上坐了下來，開始靜靜的對酌起來。他們安閑地談着，慢吞吞的喝着酒，好象要把每一口喝進去的酒都嘗出美味來。

隨後，來了一位穿制服的女同志，她沒有喝酒，談了幾句話就走了。不久，又來了一位店員模樣的人……

他們安閑自得地喝酒談心，好象和外面發生的事情風馬牛不相關。

大街上傳來了沸騰的人聲，四五百名婦女組成的一支游行隊伍，从姚江邊轉彎沿虞佐街向後青門行進。

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兩位政工隊的女同志——施惠敏和黃亞奎。她們情緒激昂，高呼着口號。街的兩旁站滿了同情她們的人群。

大隊偽警察出動了，他們手舞木棍，堵住了游行隊伍的前進道路。

隊伍被堵住了。游行隊伍的總指揮——政工隊的干事楊明，一個二十一歲的年輕姑娘，黨的婦委書記——勇敢地站上凳子，向周圍的羣眾大聲演講起來。接着更多的人站上凳子，分頭演講開了。羣眾愈聚愈多，他們向演講者表示了同情：

“你說得對！”

“真豈有此理，婦女不能參加婦女會！”

“……………”

羣眾和游行隊伍的共鳴，使特務們發了慌。他們企圖組織更多的警察來把游行隊伍驅散。這時，游行隊伍的前面出現了另一個動人的場面，三個特別的婦女組成了“開路先鋒”：一個是凸着肚子將要生產的梁弄鎮的家庭婦女黃慧姬；一個是腳帶殘廢拄着拐杖的長河市婦女合作社的楊雪影；中間一個是六十歲的老婆婆，她是從遙遠的四明山趕來參加的。她們手挽手挺着胸脯帶着隊伍勇敢地繼續前進了！

警察的行動，激怒了周圍無數的羣眾：

“走開，壞東西！”

“你敢動一動，狗！”

指揮警察的特務溜了，警察手上正在揮舞着的木棍，象含羞草被人碰了一下似的倒掛了下來，他們自動地讓開了道路。

中午十二點鐘了。

商工隊的慰勞隊趕到了，他們送來餅干、蛋糕、大餅和慰問信。他們把這些臨時捐募來的食物分塞到每一位婦女的手里，一個店員站在凳子上宣讀着熱情洋溢的慰問信！

隊伍又停止前進了。特務頭子周厅潮親自出馬，迎頭阻止了隊伍的去路。

“同志們，站一站……書記長叫我來和大家商量商量。”周厅潮裝着笑臉說。“何必這樣鬧呢，我們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呀。”

“為什麼不准我們參加婦女會？”

“為什麼我們不能進入會場？”

“把扣押的人放出來！”

“重新開大會！”

“……………”

游行隊伍里發出了無數的責問聲。

“這些都可以商量，都可……”周厅潮急得發了慌，“你們推出代表來，和我一起到書記長那兒去，——唔，其餘的都可以先回去休息了。”

隊伍里發出了噤噤喳喳的聲音，周厅潮以為婦女們動搖了，他抓住時機大聲說：

“同志們，一切問題都會順利解決的，……其餘的先回去休息吧。”

“為啥要休息，我們要等談判結果。”隊伍前面的一個婦女向他大聲說，她又回過頭來，“同志們，對嗎？”

“對！”几百個聲音一齊回答。

四名代表推出來了。

第二天上午，國民黨縣黨部的會議廳里坐滿了人，進步力量占優勢的婦女界領導機構選出來了，鬥爭勝利了！

指揮這次各條戰綫的“總司令部”，就設在王順興的酒樓上。兩位安閑自得、對酌談心的“酒客”，正是縣委書記小楊和縣委委員、政工隊第一區隊長馬青。

紅綫青綫綑成的“魔布”

4月初，從日寇各方面行動的跡象表明，鬼子將要在浙東發動“春季攻勢”。余姚有成為淪陷區的可能。

我們的工作很緊張。

一天我在城里出席區隊長會議，晚上和俞震同志兩人在春茂酒家小吃歸來，到隊本部已十點鐘了。

突然，小楊從隊本部的樓梯口閃了出來。

“哎，是你嗎，干什么？”我好奇地問，因為他向來不在政工隊隊本部出入的。

“我正要找妳哩。”他說。我跟着他出去了，俞震見小楊和我有事，也自願自走了。

“你和郭先生見過面嗎？”我知道樓上住着郭靜唐先生。

“嗯，第一次見面。”

郭靜唐先生不是共產黨員，但他是完全傾向我們黨的進步人士。他在余姚有很高的威信和地位，目下擔任着政工隊的隊長，還兼中校銜的偽浙江省自衛隊游擊第六支隊一縱隊的政治工作和留守處的工作，又是偽浙江省府參議。

我和小楊出門后，在一條非常寂靜的弄堂里并排地走着。

“你和郭先生談什麼重要問題嗎？”我又問他。

“以后你會明白的。現在我要和你談另一件事。”他挽住我的手臂，輕輕地對我說。“你那里能夠動員一些進步青年來參加部隊嗎？”

“什麼部隊？”

“縣府的警察特務中隊。郭先生和林澤（偽縣長）說好了，他交給郭先生組織，我們要去控制這個中隊，將來是打游擊的資本。……還有你們這地區不是流氓很多嗎，最近要把這些流氓組織起來，你們不要去阻擋他。”

“把流氓組織起來干什么？”我不懂他的意思。

“哈，這些人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傢伙，淪陷后還不騷擾地方！……目的是為了組織起來容易控制，使他們少作些壞事、多作些好事嘛。陸飛同志和郭先生已在活動了。”

由於郭靜唐先生和陸飛同志（政工隊指導員，在余姚青年中極有威信）的活動，這些組織不久都出現了。

小楊親自領導偽縣府特務中隊的黨支部。還加強了偽自衛大隊的統戰工作，派了縣委委員陳子方去擔任偽自衛大隊一中隊的指導員，黨員沈標、秦鯉到三中隊擔任指導員。

全縣所有流氓組成的“抗敵奮勇隊”（？）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組織。大隊長是郭靜唐先生，大隊副是青幫老头子陳安壽（反動的）；各區設有分隊，分隊長是各區的青幫頭子，分隊附是在

地方上有威信的共產黨員或進步人士。同時，流氓中有一小部分人在政治上較傾向共產黨，有的還參加過大革命時期的暴動。這個組織的奇特和複雜，正是後來小楊對我說的那樣：“紅箴青箴纏成的一塊‘魔布’”。

以後，我知道在同一時期，還有一個在余姚上層中間的統戰性的“游擊準備委員會”的組織。參加這個組織的，有進步的愛國人士：郭靜唐先生、余姚農民銀行行長童泉如、教科長杜天驥、書店老板姜枝先以及教育界的馬澍儒、茅可人等人；共產黨員參加的有青年領袖陸飛、縣委統戰部長叶伯善、教育界的施若愚三人。

他們經常以每月一次的聚餐形式出現，研究着“應變”工作。這是一個半秘密性的統戰組織。

同時，黨還召開了一次黨內的“四明山游擊準備會議”，朱之光等同志出席了這次會議，決定淪陷以後，就以四明山為根據地，領導人民發動游擊戰爭。

這些都為發動游擊戰爭作了準備。

這年，余姚沒有淪陷，可是等到第二年淪陷時，這些進步組織已在當年郭靜唐先生被捕、陸飛同志調離、部分黨組織遭到破壞的情況下瓦解了。

余姚的統戰工作，能夠得到這樣大的發展，小楊是有着極其重要的作用的。

發 宣 言

我們第二區隊，住在周行鎮西首街尾的祠堂里。

4月下旬的一個深夜，我剛剛熄燈睡下，周行西街頭的雕花匠老祝在我寢室的窗外用剛能使我聽得到的聲音叫道：

“叶同志，你起來一下。”

“什么事？”我跳下床來撲到窗口急急的問。